

常郡八邑艺文志

常郡八邑藝文志目錄

東里盧文弢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

陽湖莊毓鉉俊

卷六 序

毛卓人詩集序

國朝

吳偉業

董玉虬五十壽序

汪琬

吳道賢詩小序

汪琬

顧氏詩序

汪琬

送故令王君序

任源祥

山川志小序

任源祥

賓潮詩序

曹禾

重訂孫大雅集序

曹禾

金陵遊草序

曹禾

贈何邑侯序

曹禾

朱復亭文集序

續

岳宏譽

高子節要序

秦鏞

易序圖說序

嚴福孫

易序圖說序

高世泰

宋文選序

顧宸

紀元策考序

趙駿烈

南樓詩序

杜濬

楚游詩序

杜濬

江上友聲序

錢肅潤

草鳴集序

錢肅潤

龔復園詩序

錢肅潤

百苦吟自序

嵇永仁

續近思錄自序

鄭若義

楊文靖公年譜序

張夏

陳檢討集四六序

余國柱

嚴蓀友詩序

葉芳藹

陳椒峯學文堂集序

黃與堅

任青際直木堂集序

黃與堅

陳其年篋衍集序

王士禎

小學詳說序

張英

詩經廣大全序

韓菼

心性吟序

彭定求

臧玉林經義雜記序

閻若璩

太古元音自序

續

是奎

送潘司訓之任阜甯序

續

瞿源來

竹溪詩集序

續

田嘉穎

讀史大略自序

沙張白

徐霞客遊記序

楊名時

重錄徐霞客遊記序

楊名時

類音序

楊名寧

史記錄腴序

楊名寧

潘方陵一枝集序

楊名寧

巡道楊賓實先生序

汪士鋐

沈凡民印譜序

汪士鋐

嚴蓀友詩序

姜宸英

龔復園詩序

李良年

青門旅稿序

馮景

青門贖稿序

馮景

數學約言序

史周沅

盧幼哲先生遺草序

史周沅

贈從遊諸子序

史周沅

抱犢山房集序

范時崇

洛閩源流錄序

華希閔

彙刻江陰舊令祁君告示序

華希閔

龍城書院序

董志

錢人麟

劉啟周詩集序

趙曦明

江上二黃先生傳稿序

趙曦明

常州形勝序

董志

董文驥

常州風俗序

董志

董文驥

常州藝文序

董志

董文驥

李御左詩集序

錢維城

儲氏詩詞彙選序

錢維城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六之上

東里盧文昭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補

陽湖莊毓鉉俊甫氏重校

卷六 序

毛卓人詩集序

國朝 吳偉業

昔者先王以詩教天下自祭祀聘享鄉飲大射無不用詩爲登歌  
故以立之學宮肄習子弟漢遂置博士等官而唐因之設科取士  
雖先王敦厚之旨漸已散亡於其教亦可謂之盛矣由宋以後始  
改爲制舉之文本意在黜浮華尙經術後人乃沿習苟且躡取世  
資自守其固陋空疏盡詘諸儒百家之言於弗講一二有志之士

獸苦束縛思有以馳騁變化之不免稍戾於法則已爲當世之所  
繩而不克自振蓋唐以詩取士詩有正變不同卽士之不遇者猶  
得爲放歌長吟用比物連類之辭發坎壈不平之氣身雖未達而  
名足以傳近代以文取士文有奇有平其言總無當於用彼不遇  
者已矣或有遇者以其才偶見排詆則姓名抑沒於兔園故紙之  
中雖有人求而好之何所持以斷其必然拄斯世而奪之議如吾  
友毘陵毛卓人是也卓人旣以文被患乃益肆力於詩上泝漢魏  
下探三唐含咀英華討求聲律不數年而學大就會當事惜其才  
滿被復用家貧乞祿得吾州之學官頽屋敗椽絃歌不輟其與卓  
人同時被患者受殊遇爲顯貴人尋不幸以死而卓人獨栖遲一

席婆娑東海之畔嘿嘿不自得手一編問序於予嗟乎自舉世相  
率爲制舉義而詩道湮滅無聞十餘年來學宮之子弟稍有習其  
事者無過修干謁希進取不離時藝者近是縱語以輓近之作者  
迷瞶不解沉於先王比興之義有得而聞之乎夫吾州素以文獻  
重海內今再得名賢以爲之師誠使卓人盡出所學以詩道訓邦  
之子弟庶幾元音正始可以復作乃吾觀從遊之衆雖知師之賢  
而尊事之有能以詩是正於先生者固已少矣然則卓人之窮不  
徒以其文卽所爲詩亦聊以自娛若云修其職以行其道猶未也  
昔西漢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而詩義在齊魯韓三家爲獨傳

國家一朝更科舉之法搜揚風雅廣厲學官求宿儒大材通知四

始者主其事先死其人乎是又一毛公矣余故爲之序不泛稱其詩而舉所以爲詩者援先王以爲訓此卽卓人之教也夫

董玉虬五十壽序

汪琬

先是順治季年

世祖章皇帝幸南海子董子玉虬方以侍御史言事當

上意召對行殿

上手其疏太息良久所以顧問慰勞者甚至對罷會天將暮海子距都門數十里

上恐董御史迷失道特遣侍衛導之以還翼日盛傳諸公卿間無不歎慕玉虬之得君者未幾而

世祖鼎成玉虬顧念知遇之厚思所以報雖被鑄鼎不悔久之直  
慧星地震之變應

詔力疏時政闕失且曰變更

先皇帝法度非是宜一切報罷語最激直頗刺譏用事者由是大  
忤權貴人意當是時予方左官司城而鄱陵梁先生曰緝與玉虬  
同臺爲御史此三人者雅相善也退朝之暇杯酒淋漓玉虬輒叙  
說被遇

先皇帝事未嘗不慘然泣下已又相與剖列 國家大計侃侃指  
畫風發泉涌常至丙夜不倦在坐者皆離立愾然則又未嘗不以  
才識議論相期許也玉虬旣忤權貴人徑陰借外轉出諸隴右遂

中道投劾去而曰緝與予亦數奔走南北最後相繼請告同月出都門而三人者遂不復聚首如京師時矣曰緝遠在中原千里之外音問不相及而毘陵去予郡不數舍舟楫往來者晝夜旁午予聞玉虬之家居也面無顛頽之色口無怨憤愁歎之音讀書爲文章雜以徵歌度曲怡然自適然後知得喪離合之不足道而玉虬所得爲不可及也玉虬長於予一歲今年始五十古者五十而爵服官政此非玉虬優游退息之日也

天子自親政以來躬行節儉修明

先皇帝舊章悉如玉虬言嗟乎用其言而棄其身如玉虬固可以不憾然

先朝所遺忠直敢言之輩如玉虬比者有幾願可使之自放田野而莫之甄錄乎此有識之士所不能不爲 國家惜也邇者人主欲風厲有位凡左右文學侍從次及外臺諸臣往往蒙不次峻擢而又有

詔命督撫官廣羅遺佚蓋汲汲於人才如此吾卜玉虬之不以放斥老決矣一出一處何常之有俾一旦翻然應命而起與中朝士大夫宣力 王事得以報

天子者思報

先皇帝於萬一則予雖羸疾杜門猶能伸紙操筆作爲歌詩以形容君臣相得之盛至於幅巾杖履與吾黨嬰游林泉則姑少遲之

以俟功名既遂之後未爲晚也玉虬儻有意乎詩小雅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此非予一人之私度亦曰緝所以稱願於玉虬者也於是毘陵鄉先生某某謀所以稱觴而介玉虬從子某來乞予一言予告玉虬止此矣

吳道賢詩小序

汪琬

毘陵吳子道賢前學士復庵之孫也年弱冠善畫而能詩其畫山水宗北宋而五言詩則出入中盛唐間既刻其橐示而問序於予告之曰鄧氏有言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亦寡矣予於是知詩道之通於畫也試以繪山水者論之李思訓王摩詰猶詩之有正宗也荆浩關仝董源李成

猶李杜諸大家也。范寬郭熙猶唐大厯以後諸接武者也。郭恕先米元章之流，往往於繩墨之外，自出胸臆，是爲逸品。其在韋柳之間，乎唐詩之衰也。自長慶始，北宋之畫之衰也。自宣和始，長慶之言詩者，率皆巧於命意，工於措辭，愈工愈巧，以趨一時之風尚。而詩於是乎始變矣。惟畫亦然。予雖不知生之畫，顧猶能知其詩。其立言也，簡其託興也，長澹泊隽永，庶幾乎韋柳之苗裔者也。微逸品殆不足以命之。今生去遊甌粵，方且航劔津，擢武夷，登幔亭壺，公諸峯而訪古僊人之遺蹟，江山人物所以助生者多矣。生之詩若畫，其尙可量哉。予姑俟其歸也而叩之。

顧氏詩序

汪琬

董子玉虬嘗手一編告予曰顧氏天孫吾次室也當天孫之歸吾  
吾已起家大行矣然吾素無謀生之術而七品之祿尤不足以供  
朝夕故其貧日甚而天孫安之若不知吾貧也吾又才疏而氣高  
不能隨時俛仰取聲譽於人人之好吾者益少於是數壹鬱不自  
得休沐無事惟與天孫分韻賦詩以相諧謔則吾坦然而忘其憂  
士大夫有來遊者入吾室吾從之歡呼劇飲移日夕不倦天孫輒  
拔簪珥典衣服以佐酒食未嘗有不給盤饌果餌之屬雖不極於  
豐腆亦未嘗不潔且美也則吾又欣然而得盡其樂凡若此者孰  
非天孫爲之哉至於今日吾幸爲

天子所知得備員侍從而見齒公卿間追惟前爲大行奔走困頓

不自得之時恍若寤寐欲與天孫稍相勞藉而其歿則已久矣惟所賦詩集在爾間嘗取而讀之以想念其人髣髴猶見天孫之容止而聞其聲音笑語然以爲猶未足以慰吾思也將求當世之能文章者託之以廣其傳焉嗟吾天孫特一孀弱女子耳其行動不出乎閨闈其翰墨題詠不離乎四時之景物蓋皆所以安其貧而寓其娛戲感慨而已非有宏文巨篇可以必傳無疑者也苟所託非其人則又奚益之有度今之以文章自許而能傳吾天孫者莫如吾子吾子盍爲之序夫子於玉虬爲鄉人又故交也故遂不辭而序之天孫名諱蘇之崑山人集中詩凡若干首蓋皆溫麗可誦至其家世之詳則徐君元歎備述之矣此不復書特書玉虬告子

之言以慰其思云

送故令王君序

任源祥

宜興昔號易治今難治邑父母無論能與不能至輒以逋糧罷官然而邑之民亦非不急公奉上而致成積逋之勢其大弊有二一曰高下拋荒一曰姦胥侵闕田有平高低三等他邑相去不過以尺寸計獨宜興山水相半其高下相去恆數十仞而遙曩者不察以常科取盈民力不堪遇水旱則竄而之他耳卽或不竄以他稔田所入充之亦大不堪矣況兵燹之餘昔之肥饒今變爲拋荒者亦多矣奸吏筦匱庫隱射侵欺動以干計發覺不過監追而偷生自如奸書例取欠戶什一虛提匱冊謂之闕闕數次糧欠半人其

手而糧欠自如愚民懼鞭扑則往往明知故蹈由是言之二弊不  
除邑不可得而治也臨潼王公蒞茲土侵閭之弊坐而釐之漸以  
革至於高下荒稔非身親其地不知於是乘小艇從數役履田畝  
申鄉約勸輸將方欲按圖而考之畫疆而別之較歲而衡之志未  
及行而輒望吏議報罷嗟乎惜哉何斯民之不幸歟他日令長至  
視官署如傳舍不何爲民興利除弊卽爲民興利除弊而事關國  
計爲 朝廷減科其誰敢任之僅得一王公而中路罷官豈宜之  
荒田終無所訴耶蓮糧之終不可清耶治吾邑者之終不可得而  
治耶漢何武所在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方王公之蒞宜宜之民  
不見德焉及王公之去而思之者十二三矣去一載而思之者十

五六矣又久之而思之者十八九矣惟其無赫赫名所以令人思也彼夫好名者始至巧取聲譽一不得當而疾視其民有如仇讐所爲赫赫名竟安在哉夫然後知王公之不可及也王公家世蟬冕才名震闕中今吏議既釋行更爲

天子牧民入爲近臣獨吾宜二大弊漆滯膠固不得如王公者而治之耳故於王公之去也以文送之爲斯民誌不幸云

山川志小序

任源祥

宜興山水稱勝其西南境疊嶂如雲幾於眩目府志云君山雄視一邑其實主山爲最南之著嶺此亦自君山而溯其宗耳茗嶺湖之則本於長興之湖通山自湖通右旋爲武花爲伏牢乃金陵之

幹勢也幹勢以西非宜興境勿論幹勢以東一東出至於香蘭山入湖中分白茅峯東止淇林周太康之禱父墓在焉一東北出而爲龍池登其上視旭日不滅太山日觀又東北出而爲茗嶺盧督師故居也一北出溧陽境而左旋復入宜興爲俞山屋溪環之茗嶺分二派其左旋北出者爲烟山其右旋而東出者爲餽山未至餽山北出右旋則君山峙焉君山分四派其南曰芙蓉自南而西出至於善權其北曰南岳自北而西曰舟山其西出至於紫雲徐少師發祥於此故名言吉氣之氣氤也其稍北而東出至於白家山未至白家山右旋北出則爲龍潭篠嶺諸山附郭卜葬與洛陽之北邙無異山雖多大畧如此若其東北境則以計山爲宗西北

則以山爲宗，歷歷可數。西汎汪洋，外受瀨江，洮滙內受諸山之  
水，貫城郭，迤東汎入於太湖。觀者得其要領，而巖洞溪潭之勝皆  
可攬也。

賓潮詩序

曹禾

乙巳夏，余過虞山，道經東里，時雨未至，里人以旱爲憂，凡溉田者  
汲於橫河，橫河吸於諸港，橫河久堙廢不治，兩岸菱蘆沙壅，中流  
若綫，又以軍興築馳道，諸港口多閉塞，不通潮，蓄洩皆病，故田多  
萊，東里近蔡港，居人贖金錢，役工開馳道，港口置水門以通潮，然  
水門口隘，所進潮少，而田者多，近者堵截，潮不及注於橫河，田腹  
內者有輟犁後時者矣。於是，有田諸家競集田夫，攜持桔槔趨港。

口迎潮以入予因戲謂之曰賓潮遂作賓潮詩嘗考江陰水利經  
河有三皆引取江湖一自黃田港入環城西南行至磨盤墩注長  
河向東行逶迤四十里抵四河口潮水至此止不流長壽河流瑣  
諸水來會之又向東行過八字河流分二支一正東行道紅菱浜  
白蕩橋歷北角永安橋距徐墅則爲常熟境也一稍南行抵長涇  
過習禮橋又分二支正南行者距長涇則爲無錫境正東行者過  
陳墅距王莊則又爲常熟境也黃田江水入港通於兩邑者如此  
其間支流千百交經互絡於東南之鄉漑田便運其利不可勝數  
也一自夏港入東南行數里至蔡涇閘過茶鎮抵山塘河口分流  
流南者歷月城橋過青陽左黃塘河右芙蓉湖諸水來會之距五

瀉堰則匯流於錫之運河流西者入山塘河十八里出三山堰左  
橫山右焦塾諸水來會之則匯流於常之大河夏港江水通於兩  
邑者又如此其間陂湖溝瀆澇有洩旱有蓄爲利於西南之鄉亦  
不可勝數也夫三吳古稱澤國杭嚴歙諸郡山水怒射皆聚而  
咽於太湖太湖飽而欲吐則必歸於江海蘇松近海湖盜則入海  
江陰與常錫接壤常錫西北以江陰爲尾閭湖水溢則道江陰而  
入江是黃田夏港二流匪直江陰恃以爲利常錫之民亦均有利  
焉水入於江出於江江陰獨專其利者惟橫河一流爲然橫河起  
城東水關直東過楊舍城遠六十餘里受江潮入港十有餘支雖  
壅塞不一其通流者尙可指也出迎暉門北接城濠以合流者曰

鮭魚港行三里許出蒲鞋橋之右曰邵婆港曲而東北行又三里許曰黃山港自北而東曰白沙港曰石牌港曰石頭港曰廟港曰雷溝曰陳溝曰蔡港曰善港曰泗港曰范港曰斜橋港之數者近在三里內遠不出五里外江湖奔注如箭射然頃忽間千支百派灌輸洋溢故田者無高仰患卽不時而告勞其水隨潮迅瀉也亦如之不似他鄉水流紆折迴環襟帶行百里而始入江也橫河爲利於化成白鹿諸鄉者若此自宋天禧中知軍崔公立之始開此河繼而屢有疏導明時夏忠靖周文襄經理江南河得不堙閼民食其利寔尋至嘉靖間鄉達小江黃先生請於當事大濬治之迄今閱百年無有能倡義勸工講水利謀農田以惠民者予感而宣

之以詩庶幾後有崔公其人者聞之有采焉詩曰

勸農廢田官水利昧籌畫江鄉東北陬力田仰天澤橫河六十里  
灘泥恣侵醫中流一綫水小汎斷潮汐長風捲飛沙日曬河底白  
況當港口堙江水不通隙噉噉力田人呼籲九闕隔今夏已屆仲  
莢賓中陰律百穀應時生稻乃穀之伯物性各有宜水實爲之宅  
時插爽節候百勞不償一父老秉耒歎安得潮連陌僉議輸金錢  
雷動百夫役選材置斗門穴地通潮射須臾噴薄來一注萬弩力  
人情爭先時桔槔滿港積居遠懼後汲羣往迓如客擊鼓召比鄰  
肩背踵相藉吁嗟河渠利古今諒不易忠靖旣不作文襄亦云昔  
司牧豈無人不省民肥瘠安得起崔公盡復橫河迹

重訂孫大雅集序

曹禾

余嘗論次古今詩文而徵江陰之文獻蓋莫盛於勝國之初其一爲席帽山人王逢逢字元吉長於詩其一爲孫司業作字大雅工文章自後作者繼起無如兩公者元吉詩歌雄拔聲施至今大雅之文已無人知之且有不能舉其姓名者余求得於邑掌故黃子聲家讀而異之因訂次其謬誤而爲序曰嗟乎文章之興豈不以時歟當勝國初天地剝復閉而欲開渾融磅礴之氣先見於文章一時名公卿何慮數十百家窮鄉下邑亦多磊落奇偉不羣之才起而與運會相際當時以爲偶然由今觀之蓋盛之極也方其時宋文憲以一代大儒典修元史大雅得入翰林爲纂修應奉官

與文人墨士及雲龍崛起之彥接跡前後唱酬贈答鼓吹盛事其於元史雖未究其業然亦嘗得操紙筆論列前代是非得失其出爲文學博士也文憲序其文推許之又爲詩歌以送之大雅生長戎馬間可爲不幸卽一老博士不爲榮而其文章得登於廟堂與一時豪傑上下其議論又爲賢者所推許亦不可爲不遇也余考有明一代之文無如國初者卽江陰一邑元吉之後爲詩歌不少而文章未有過於大雅者大雅與元吉同爲元遺民元吉不受徵其爲詩多憤肆不平語大雅雖應辟召而浮沈仕宦不干世故觀其閱歷江山畱連景物悲歌慷慨茫然以思慘然興懷往往寓其微意於今古廢興聚散之間亦可以知其爲人矣子聲名大洪與

予世戚當世所推爲黃介子先生者是其父也先生赴難死子聲  
與其兄大湛濱於死家破藏書散失獨此集僅存因并識之於此

金陵遊草序

曹禾

余友沙子定峯天才奔放橫絕尤長於樂府古詩及遊金陵益高  
簡疏老戊申余來京師沙子已見知諸公卿名聲甚起授予金陵  
遊草使爲敘余惟古善遊者無如張騫奉使西域窮崑崙歷河  
源不能吐一語勝人揚子雲閉閣讀書而出奇不窮後人讀司馬  
子長之文推其足跡所至以爲得江山之助豈非謬論哉夫山水  
之奇孰勝於文人學士雖皆鍾於天地之靈氣人才之奇尤不可  
量其大者高文大章羅列萬象次亦足以發揚情性潤色鴻業豈

有形有質者反能增其勝而益之奇也然亦時有相發者名山大河之氣震盪其襟懷而迫脅其神慮往往撫景流連觸目有會吐幽思出怪語使山川增色亦自寫其胸中之勝概而豈僅助於物耶余觀沙子之詩誠若有助焉者金陵勝國之留都也往時宮闕第宅聲明文物皆蕩爲冷風化爲茂草山童水咽采石鷄籠之址俱已黯然無光慘然失色沙子於此其無乃憑弔六朝悲歌慷慨而有不能已於言者乎則謂有以助之也誠宜雖然儒者爲詩貴其和平而溫厚者不貴其悲壯而激越者今沙子遊京都耳目所遇風華壯麗之觀足以增其氣象而消其抑鬱無聊憾憤不平之念宜其揚豐功傳盛德與古人爭不朽焉而窮愁之言雖工何取

乎余每怪漢代房中郊廟諸什半出婦人女子使功烈不稱 本朝事業媲美漢唐余嘗擬爲樂章而未就將必屬於沙子沙子之才足以鋪張而揚厲之豈徒述山川之勝美人物之巍峨爲帝京之篇而已余雖與沙子同學賦才甚劣凡三入國門卽金陵亦兩過焉經歷山水多矣詩篇不及沙子之半因知所謂有江山之助者其言妄而沙子之才又出焉不窮余終望其作爲雅音使後世知 本朝文治之盛不徒以沙子爲道途遊覽之人也豈非厚望哉

贈何邑侯序

曹禾

康熙丙辰小春之月我何侯來涖江邑邑之士大夫及田畯紅女

莫不欣欣喜曰前之治吾邑者於潛何侯也於潛公爲政寬平興  
厚利除大弊仁聲聞於遐邇內擢爲禮部郎今雖在告日望其以  
監司至也而建安鄭侯以靖邑兼攝此邦雖視篆及朞其爲澤於  
吾邑者亦如於潛公之久且深也而鄭公亦遂陟大行遷吏部今  
爲考功郎民歌思之不殊於潛公也自二公相繼登朝而民不  
聊生矣今何侯之來其將視於潛公之政再使吾民蘇息乎乃侯  
下車未幾士民翕然歸心以爲果不啻於潛公也而是歲之十一  
月適當侯攬揆辰邑之欲稱觴於堂進無疆之頌者人人跂足矣  
予以省覲家居誼不可無辭以祝乃率其子弟奉卮酒而前曰江  
邑僻在江濱事簡而易理民樸而易治前此有以爲難者蓋自難

之也而其實畏法奉公不敢爲盜不敢逋糧爲之上者苟加之惠  
慈又易於見德而頌聲立成今之遊宦江南者望此地如登仙以  
其無意外之累可坐致津要耳而我侯壯齡碩學風流文采馳譽  
四方從此列臺諫登大僚在指顧間惟得其情而理之可以優游  
詩酒登山望海極仕宦神仙之樂而榮名撫仕緩步自致也然而  
當創殘疲弊之餘讀書者改業矣素封者轉徙矣昔之十室今空  
其九矣較於潛公之日我侯爲難而以侯之偉略施於此邦蓋直  
割雞之力耳當政令煩苛之後事有宜同於於潛公者有不宜同  
於於潛公者在我侯一變通之是出赤子於水火而納之衽席也  
其見德於下聲聞於上較之往時似爲尤易爾矣予觀傳記所載

古名儒大臣往往起家邑宰而居公輔享眉壽指不勝屈蓋長吏  
爲親民之官一喜一怒動關民命其種德於人者深其食報於天  
者厚予今爲吾侯券矣而他日之榮名騰仕固又不待言也是爲  
序

朱復亭先生文集序

岳宏譽

天地之道自在天下古今未嘗一日息也得其人則明不得其人  
則晦得其人矣而達而在上則其道乃大明窮而在下則雖明而  
猶晦然天能晦其身不能晦其道則儒者之生但與道爭絕續不  
與道爭晦明也自暴秦而後學絕道喪百家爭鳴世之蹈常襲故  
之士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能復明於天下卽孔孟之微言大

義亦將膏銷焰滅汨沈於陳言俗學之陋習與之談盛衰理亂之  
故則相視而哂或裂眦而怒下士聞道大笑之古人之言不我欺  
也夫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日月猶行於天江河猶行於地天  
不變道亦不變人性本善民生受中帥之以堯舜之仁而反從癸  
辛之暴有是理乎夫作君作師教養備至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者  
古聖人之治也補苴罅漏蹈襲苟簡創制立法一切仍暴秦之舊  
者漢唐以後之治也復亭先生生江河日下之日戚戚然憫世亂  
而悲人窮謂世道之壞起於人心人心之變由於學術故言心法  
則深明古聖賢傳投精微之意不以支奪嫡不以偽亂真於聖門  
爲功臣於儒教爲宗子言治法則斟酌古今錯綜時變釐剔疵敝

參伍異同以三代爲經以漢唐宋明爲緯不膠於一轍不狃於一偏自古立一法必生一弊其祛古今之弊而獨收其利未有如先生之言治者也世之立言者言詩則貌三唐言文則貌兩漢言騷則貌景差宋玉言賦則貌揚雄相如鑠風雕空窮微極渺其中固未嘗有物也正朱子所謂但學古人聲響極爲細事者直名利之階梯耳何關古帝王之心法古帝王之治法乎復亭立言之心未嘗彷彿古人規模前哲不言文而文自至不言法而法自行乎其間光鈗渾涵精深練要以廬陵眉山之筆而貫之以濂洛關閩之心豈曾一言動於名利乎今讀言性諸篇而知太極之真二五之精所謂理氣合而道名者雖諸儒之說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而正

閭之統未嘗淆也讀封建諸篇而知古之天子世變未極但公天下於諸侯復享之法則封建郡縣相輔而行諸侯爲天子治天下而去其兼弁驕恣之患必不使內外交訐人類幾於滅絕也讀學校貢舉諸議而知古者學而後入政其後入政而仍未嘗學治亂之故興亡之本皆由乎此也讀田賦諸篇而知古者予而不取其取也取民之力而不取其財自漢以後則取而不與以帝王而行奪人之事痛乎其言之切惻乎其計之周也讀屯田荒政諸篇而知古者南人資南北人資北後則北人之舉命待養於南人而南人欲死之軀命反無所待以生也讀古今論斷諸篇而知進退一言是非千古起古人而質之無不降心而受類首而服也讀古風

近體諸篇知其薄風騷而躐漢魏出入鮑謝高岑李杜之間取多用宏而一一發之性情本之忠孝非專門名家所能及也復亭之言非一人之私言爲天下後世言之耳信有能用其言者天下後世宜必受其福矣斯真吾黨之幸而亦吾道之大幸也

高子節要序

秦鏞

自宋以來理學之書益大備矣顧愚竊以爲爲學之條例宜分不分則節目不詳儒統之源流宜合不合則指歸不一分之合之是莫善於近思錄一書蓋昔者周子有通書太極張子有正蒙西銘二程有全書易傳朱子以十四條例分之而四先生之書煥然若出於一而不可復離朱子之書有文集有語類皆至百卷學者茫

乎浩乎不得其津涯先師高子以近思錄條例節之於是五先生之書煥然若出於一而不可復離先師高子之書有已刻有未刻其已刻者莫要於就正錄而大全未視莫備於遺書而體裁不一於是學憲彙旃氏以朱子節要條例編之而六先生之書又煥然若出於一而不可復離若夫宋興以來諸儒輩出而朱子集其成明興以來諸儒亦輩出而高子集其成則夫兩先生之節要其尤爲珠聯璧合者與蓋學憲公稟承家學已有原本十年以來擔荷斯事其於理學之書研精殫思不啻寢處其中已得其一貫統宗者以故按部就班不勞而合甫兩月而竣事此其功候所至蓋亦有煥然若出於一者矣書旣成問序於余鋪授而卒業蓋嘆夫理

學之書大備於今日也若析是書以合於季遠先生之忠憲年譜則嘉言善行並著是爲一家之全書若析是書以合於顧庸菴之端文語要吳素衣之眞儒一畝則先覺後覺同歸是爲一代之書然則是書也悉聽分合於學者之心胸手眼而無之不可者也要之理宗性善義取依庸無失其近思之指而可矣

易序圖說序

嚴福孫

侍御大音秦先生者著易序圖說成以福孫方從問易屬爲之序且命毋以一日長爲辭福孫敬謝不敏受讀卒業乃作而嘆曰至哉先生之說易也其合先後天之用而一之者乎自夫子翼序卦言義理而不及象數先儒求之象數而未能盡合遂或以爲非易

之蘊或以爲非聖人之精觀先生之圖說則非獨析理精也乃於象數亦無不合焉夫序卦以六十四覆爲三十六上經得十八下經得十八先儒已具言之先生則更於爻數之陰陽得配合自然之妙於是以上經分爲五節象陽下經分爲四節象陰上經每節卦得四覆與二覆象陽中陰下經每節卦得五覆與三覆象陰中陽而爻數之配合則皆不出一節之中如以屯象二陽配需二陰以師比一陽配小畜履一陰陰陽爻各得二十有四之類推之後節莫不皆然顧愚以先生得先後天合一之用則獨於其變例知之何以明其然也曰先天之用在於復姤後天之用在於坎離先天卦不取覆對而剝復夬姤分列乾坤左右獨有覆對之象此先

天之合乎後天者也故以四卦序上下經之中爲天根月窟往來之關鍵得其用焉先天以多爲貴故陽儀多三十二陽陰儀多三十二陰則取諸復姤序卦以少爲貴故上經陽也而多八陰下經陰也而多八陽亦取諸剝復夬姤此四卦所以不與諸卦配而變例以從上下經之遙配者也後天卦不取正對而離南代乾坎北代坤獨有正對之象此後天之合乎先天者也故首之以乾坤中之以頤大過坎離終之以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得其用焉二濟一坎離也頤中孚一離象大小過一坎象也覆卦數凡四九以上經中三四合下經前三五得三九以正對卦始二終三合中四復得一九其妙皆於合二濟之坎離以爲首尾五卦之中樞卽爲八正

卦三十六覆卦變化之總樞此二濟所以不與諸覆卦爲伍而變  
例以從正卦之後者也以剝復夬姤從遙配而夬剝之用歸於復  
姤以二濟從正對而二濟之用歸於坎離愚謂先生得先後天合  
一之用者此也抑有異者愚嘗較定先天方圖而以屯西配蒙東  
以需東配訟西皆不爽毫髮今以先生之圖合之則以屯蒙北配  
需訟南以師比北配小畜履南亦皆不爽毫髮雖先生之所未及  
言而此心此理之同固有不謀而合者竊幸藉是以求益故敢因  
先生之命而附及焉至篇中以雜卦參序義以覆象明彖爻又附  
先後天諸圖而各系以贊皆極義理之高深而一歸於純粹中正  
則文孔精蘊實具於斯非小子末學所能闡揚其萬一也

易序圖說序

高世泰

易義大著於萬厯中東林諸賢維時錢啟新先生創獲於像象孫淇澳先生標指於明洛吳觀華先生之述精而顯先伯父忠憲公之孔義約而微皆程朱後易學之宗匠也乃於卦序皆有所畧焉者何歟說者謂卦序分明一世運圖固也然卦氣推算之說窮理之儒所不欲道而其中範圍天地之妙又不容以擬議教人畧之者其以此歟後三十年而秦侍御大音乃著易序圖說子稔知大音之爲人若樸若谷端居澄心豈好過用其聰明而欲軼駕於前賢之上哉再三讀其書何奧如也而粲如也浩博而有歸也往復而彌確也夫易之爲言義無盡藏隨人尋繹故四聖有四聖之易

漢魏諸賢有漢魏諸賢之易閩洛諸賢有閩洛諸賢之易東林諸賢有東林諸賢之易遞明之遞述之四聖此心也此易也諸賢此心也此易也吾此心也此易也大音之易固天地間不可無之易大音之易亦天地間自有之易前賢之所畧後賢補之今日其卦序發明之日歟代變以來士君子之不得志於時者或高談無生之學或相挈竹林之遊此亦肥遯之所託也而大音无悶之懷與憂患之思兼至寄栖禪榻掩關著書可以自娛可以垂世以人言之存乎景行莫如東林諸賢以教言之存乎精義莫如學易由斯而友千古由斯而翼六經吾不能量大音之所詣矣然則大音之不得志於時也乃其所由紹心學而維世道者歟抑卦之有序有

雜猶之有正有反孔子雜之所以翼文王之序也於序而知天地之化之神於雜而知聖人之用之神化卽用也用卽化也天地聖人一也大音參雜卦之文於序卦之下亦以示學易者言序必兼言雜歟其所以爲卦序發明之日歟

### 宋文選序

顧宸

文之有選也自昭明始也顧所摺摭由周秦迄齊梁不專一代其以代著者柳宗直西漢文類寶儼東漢文類陶叔獻唐文類今皆不傳惟姚鉉唐文粹行世李昉宋白輩之文苑英華眉山成叔陽之三百家不能敵也宋文選見通考者綸言集太平盛典中興制草聖宋文粹自呂東萊因江鈿文海爲文鑑而羣編盡掩至南宋

則無聞焉數百年來遂成缺事余嘗取宋文論次之因考宋子克  
文鑑序謂建隆淳熙間其文偉咸平景德間其文博天聖明道之  
辭古熙甯元豐之辭達其說蓋不盡然藝祖誠投戈訪道然承五  
代武夫悍卒紛紜搶攘之餘典籍散佚其大臣雖具將相略要皆  
椎魯質樸卽趙韓王集中諸作多假手王元之自太平興國間吳  
越納土南唐歸命徐鼎臣輩咸聚京師遂輯御覽英華冊府元龜  
三書文運之興此爲肇基嗣後麗辭佳句大年子儀號巨擘焉文  
僖元獻更相倡和皆俎豆燕許徐庾置西京咸陽遺法不談柳仲  
塗穆伯長張復之石守道尹師魯輩始務以樸散簡折勝之特其  
時方偶儷盛行古文久廢觀師魯伯長授受視昌黎河東二集幾

同汲冢魯壁之藏考索潤色多所未遺其於歐陽公僅可云陳涉之起漢高耳蓋自歐陽大蘇相繼挺生然後大雅復作如日中天時介甫明允屹然並峙南豐穎濱盱江濟北以及魯直文潛少游原父逢原無已聯肩接武子京君謨滄浪宛陵盡泣前魚流風餘韻猶能使子西初寮諸子依以成名有宋人文於斯最盛矣新法旣行小人競進章呂林蔡之徒非不辨慧敏給而陰操險賊生心害政發爲辭章悉屬詖道方且廢溫國之編年禁蘇黃淮海之家集始自熙甯至於靖康黑書晝見奎壁無光元祐更化爲日幾何中流一壺豈能砥柱宣和文士不過美成邦彥以諂媒取容卽德甫金石長膚東觀僅考論鐘鼎點綴粉飾而已何與千秋大業文

迎旣厄國亦隨之安怪銅駝荆棘舉族北轅也哉建炎立國戎馬  
馳驅然人懷新亭灑淚之悲士有渡江擊楫之憤觀陳少陽李伯  
紀胡彥衡所論著略見一斑和議師成烽烟稍息加以高孝二宗  
畱心翰墨鑿坡入直商摧典章前席耆宿海內翕然人知稽古永  
嘉金華師友淵源討論尤詳於是同父之縱橫務觀之峭宕君舉  
之道逸正則之奇變伯恭之蒼健廷秀之新刻各自名家縱未並  
駕歐陽置秦黃張晁開無愧代興石湖之間淡漁隱之博贍秦之  
之典核晦叔之淵雅與政之伉爽茂明之疏快仲益彥章之駢儷  
平園之朗暢攻媿之春容抑又其次宋文再盛實在斯時後材華  
甫虎賁典型猶存一二至於臨安銜壁崖海沈舟疑已文武道盡

乃文山疊山以悲歌慷慨百折不回之氣倡之他如臯羽西臺梅  
邊生祭聖予兩傳君賁三書並疾風勁草義表日星增光文苑然  
則南宋諸篇無論才情典則不可磨滅於以干城名教扶翊世道  
正復不淺豈可聽其浮沈散佚莫爲蒼萃此予合選兩宋意也是  
選也爲卷三十爲篇千一百四十有奇蓋本諸文鑑者僅百三十  
餘篇此外自諸家專集及史傳雜錄廟碑墓版稗官野乘郡國掌  
故山川遊記以及未刊祕本網羅蒐采露鈔雪纂晨展夕披析疑  
辨誤訂籍編年不遺餘力者凡三十年而後就緒征途車馬逆旅  
風霜筐笥提攜行止必共賴嗟使者望石李公贊元修綆汲古夙  
有古心捐貲倡屬始得壽之棗梨流布海內嗟乎選難言矣昭明

筆華擷秀衣被後來不免東坡口實吳興文粹久稱膾炙塵史猶  
摘其未見潭州刺史張登集考亭南軒皆宋大儒於文鑑褒譏互  
異他如柳穆以復古自任水心則謂其斷散拙鄙徂徠痛恨楊文  
公著怪說以排擊歐公盡變前體其答蔡君謨則稱揚風采聳動  
天下至今使人傾想東坡謂金陵之學一望如黃茅白葦考亭論  
蘇黃門人則甯取吉甫不取少游水心誌銘華甫大防並極推尊  
黃東發則詆其毫無筆力要之精金美玉自有定價尺長寸短責  
在司衡故程朱以理學顯而新安筆勢尤高洪周同以四六鳴而  
平園諸體兼擅馬鄭同長考據而夾漈論斷更優真魏同工奏疏  
而鶴山碑記入古循名核實軒輊了然若夫歐蘇曾王之不入也

家有其書亦唐人選詩之置李杜也詩賦琴操不入詔勅赦文御  
札批答制詔凡屬代言與奏疏俱不入自爲一體也表啟連珠上  
梁樂語露布不入以其近俳偶且半屬軒冕軍旅倉卒應酬與策  
問制策經義書判爲一時場屋程文體皆無關著述也公言淇水  
浮溪鴻慶輩間一染指不以人廢言也濂洛關閩生徒講論之語  
錄鐔津徑山覺範之談禪雖儒釋各異時參至極但略存一二懼  
繁且雜也出入去取愆益加愆頗極苦心要以搜隱僻補缺遺闡  
幽微表節義祛浮冗汰衰弱除訓詁明體裁不敢云天水諸公之  
功臣聊自附於昭明吳興東萊之後乘云爾順治辛丑仲冬

紀元彙考序

趙駿烈

年之有號自漢武帝始古者人君卽位踰年改元以紀歷年之久  
近恆事耳夫禮初喪嗣位三年從吉而改元乃踰年者緣終始之  
義不可一年二君緣臣民之心又不可曠年無君故也以故歷年  
雖久而不易列國各異而不嫌此義不明漢儒以改元爲重而天  
瑞命元之說興自時厥後疆宇分崩歷數迭遭矯誣日煩而重複  
之議生離合之議起矣綜而論之帝禪孫亮石宏苻生之類皆不  
踰年而改元乾祐明德之類又踰年而不改元廣德咸通之類應  
改元而不於正旦神龍顯德之類又應改元而不改元有後人而  
黜前人之號者梁元帝黜大寶朱友真黜鳳曆後晉黜開運之類  
也有後人不知前人之號而該重之者至德永泰之類有知前人

之號而故稱之者貞觀至元之類也有復古而但稱元年者周宇文氏唐肅宗也有在位未週而補稱元年者唐順宗也雜沓紛紜各師其臆揆諸古誼得失可知自夫晉有立始長順之筮唐有元和咸通之兆炎興祥晉廣明讖黃於是有避而不用者矣有用而亟更者矣古有之天事恆象祈天永命謂專在聲音點畫間哉若乃金雀鴛鬢尙知延康之爲漢號薦紳學士不識乾德之爲蜀稱不學面牆亦復可鄙史家記事原始要終曰自某號以來曰初某號之年曰迄某號之世皆敘事體所必然亦考古者所必究顧余椎魯既苦名號之繁而難憶又病箋註之略而多譌於是會歷代紀年之號自漢武建元始迄元末至正編爲一書名曰歷代紀元

彙考爲義例二一日類編以年號爲綱列辟爲紀正閏之君序書年號之下而建號後先重複多寡舉可知一日年表以甲子爲經年號爲緯正閏之年列書甲子之後而國統離合歷年久近俱可見義叟長歷自漢迄周爰并採錄用廣見聞前賢著述不無疏謬或見於正史而反闕或旁及外紀以爲奇以至三豕渡河烏焉成馬不可勝紀因爲正其紕繆芟其重複凡若干條蓋取信今傳後匪欲誇多鬪靡資簡閱以備遺忘若遇履端之始換號之頒謂學古而後入官多聞於以建事嗚呼上下千六百年之間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大率世休明不尙文國將亡必多制永平貞觀開元大中皆治世也江左推元嘉之政北朝首太和之治其號或終身不

改或數十年不改以眎數行肆赦屢易嘉名得失何如矣古人有言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而先之曰上下勤恤繼之曰以小民受天永命嗚呼亦可以深長思矣

南樓詩序

杜濬

憶昔歲辛巳余赴靖江令陳寒山之招道出江陰卧疴周仲榮家寒山具舟來迎始渡江而北寒山負文名重風雅尙氣誼賓客最盛新知輻輳不悉數第舉予所素厚若薛千仞祁止祥顧與治錢開少及寒山之門人來元成周介生咸在而寒山聽事之暇則置酒論詩無虛日執事之隸與夫歌童舞豎至不得休息何其盛哉記余語寒山此道歷下金陵已往勿論而近日雲間風氣尤而效

之者脂膩而臃腫必得士焉負傑特之才而能不枉其才善學古  
人而屏絕時人之作不以寓目者然後可以摧陷而廓清之寒山  
以爲難而余亦求之不可得藏此意於胸中悠悠而已蓋又三十  
年余再至江陰延望靖江之墟則寒山久已取義舉其姓氏人多  
不知況於從游之羣彥乎栖遲江上獨故人周仲榮尙在年已八  
十餘余亦將七十相對皤然感嘆之餘而胸中一段不可磨滅之  
嗜好猶耿耿然在時挾而陰求天下士則聞有玉汝朱先生負才  
甚奇稱詩甚高私喜庶幾副吾所求者而又未遑把臂也今年旅  
滯金陵玉汝儼然惠顧向之求而不得者今坐而得之固已可喜  
矣比余往報謁則知玉汝尙未到廣文官舍而先汲汲物色一負

薪采橡無家之野老此其緇衣之好與向者陳忠定公何以異是不尤可喜哉亟讀其詩清逸絕塵自然綺麗而竊然以深蔚然以新其善學宣城隨州而屏絕時作者乎吾故樂爲之序而且追昔年相與促膝論詩之友已不可見南樓臨眺一衣帶水間直至星移物換而後得吾玉汝也其爲最可貴重而動人無窮之思如此

楚游詩序

杜濬

士誠負才而遭世之變因人遠游觸目生感固已有不能喻諸懷者矣況其所游之地乃屈原杜甫之鄉彼其厄窮無慘悲歌痛哭必自以爲所遭不容以復加矣而不知千百禩後又有歆羨而不可得者然則士之過乎其間其安能無言耶願欲言又豈易耶余

垂老不歸故鄉之事日新月異然無繇得知其得之傳聞者挂漏  
不足據逞逞自傷又時用自幸無屈杜二子之才而百倍其窮藉  
使得歸而不能爲其騷與詩何如不歸藏拙之爲愈也乃今歲之  
夏澄江沙子過訪旅舍以余楚人示余以其楚游詩三十首其才  
氣奔放學識宏遠不必言而重觸余悲讀之涕泗橫流不能自止  
甚矣沙子之詩之能感人也自是誦沙子之詩不絕口適有獻疑  
者曰子之稱沙子詩當矣然竊有問焉往聞之子楚中多梅今沙  
子之詩乃云楚無梅是其得爲詩史乎余曰此其所以近於史也  
蓋自天下用兵而楚爲尤酷將三十年矣夫人而知之也其嘉卉  
名材一斬刈於獻賊再剿絕於左兵自是以來斤斧之所芟夷戎

馬之所蹂躪蓋豈特無梅而已向令沙子按圖而求若屈子所稱  
澧之蘭湘之芷甯復有后皇之橘秋菊之英甯復有九畹百晦甯  
復有椒若桂甯復有木蘭杜衡甯復有以至於女蘿薜荔甯復有  
意芄芃而長者其惟菘施與蕭艾乎而何冀幸於梅哉蓋余言多  
梅自昔日之楚沙子言無梅自今日之楚今日之楚不得言有梅  
猶昔日之楚不得言無梅彼此一時名據其實而然也不然則他  
不具稽卽如子美詩云雪岸叢梅發非陪裴使君登岳陽樓詩乎  
江縣紅梅已放春非留別公安太易沙門詩乎沙子甯有不知而  
漫然爲是言哉蓋卽一草木之有無足以徵古今陵谷之變作者  
直書之俾後之君子參考焉可以論其世固在於是此乃所謂詩

不妄作而深有契於詩史之指也烏得輕議哉以此推之三十首  
又可知矣遂書以爲之序

江上友聲序

錢肅潤

澄江自繆文貞李忠毅兩公並以文章名天下亦云盛矣當是時  
又有徐元修繆太質貢敷五黃介子錫余諸先生立江上社主持  
文運文章之盛莫之與京繼此維戚君价人其氣華卓足以當之  
洋洋乎江上之遺風也至於今人才輩出文運日隆曹太史峨嵋  
振興於前徐在音朱玉汝諸君子奮揚於後一時宿學碩儒宏博  
絕麗固已雄眎一世新進少年亦復英奇瑰瑋迥越不羣昨余過  
江上正值黥庵荆學博大倡友聲伊姪龍媒已未進士諱孝錫丹

黃評騰麟麟炳炳照耀行墨間余取而讀之正大者渾然元氣幽  
異者深入無門喟然曰今日江上之文至於此較之昔年之文爲  
何如也譬之江始出岷山繆李二公則濫觴之源也至江津則觴  
楫不可以涉其在徐繆貢黃諸先生乎戚君价人駸駸過九江至  
東陵矣今者人文攸萃彭蠡之匯在此時者倘非峨嵋在音玉汝  
諸君子交相砥礪其能鼓動拔起有如此文章之盛者乎旣而憬  
然曰荆學博之功大矣天下人才之成壞由師道之立否子衿刺  
學校廢也菁莪美育賢材也歐陽永叔稱胡翼之爲人師言行身  
化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遵今默庵  
先生之爲師則誠有其法有其道矣當先生至江上卽設教條以

程士月有課歲有會以其文定等第而又重葺講堂集邑中賢大夫士發明四子五經疑義爲多士勸其誘掖獎勸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如是行之一年而文詞都雅斌斌可觀二年而文采壯麗藻耀高騫三年而春華秋實兩擅其美四年而道德明秀可爲公卿五年而高文典冊可置廊廟於以潤色鴻業黼黻隆平其襄江上之文運於弗墜不亦美哉信乎學博之功爲甚大而安定胡氏當不啻載見於今也余故於江上友聲集成而樂爲之序云

草鳴集序

錢肅澗

聞之蓉江間蓋多高人韻士云唐有魏公不琢者居舜過山與皮陸往來其爲詩不少概見宋葛公子發居青陽湖上作詩慕李商

隱有西崑高致元席帽山人居黃山有梧溪集七卷其風格絕奇明則孫公大雅滄螺集爲表表焉凡此皆江上所稱高人韻士也至今日有蓉江釣者蒙庵王君其亦斯人之徒歟王君以一布衣道世獨立其骨峻其氣清其神潔其志在佳山水與四方賢豪長者交惜乎其窮約以處而不能裹糧以遊歷遍五嶽名山也以是漢浮生歌行路難吟歸去來終歲以君山爲家延陵爲戶同里石霞雪村輩爲賢主賓相與詩酒留連不能釋及細讀其詩則又有不止此者蓋嘗上而游金山燕子磯鳳凰臺過金陵題匡郎山適淮揚題漂母祠及淮陰釣臺莫不有詩下而游虎邱游西湖詠飛來峰過桐江釣臺莫不有詩諸如黃陵廟馬嵬驛黃鶴樓宿潯陽

皇極宮泛洞庭弔湘君亦莫不作詩寄之天下形勝皆聚乎此矣其間名公卿如曹紫山刺史沈次雪陸天濤明府俱折節下交而吳園次岱觀諸君又樂得與之倡和以此擬唐之魏宋之葛元之席帽山人與明之孫大雅曷有讓焉爰讀其詩而題數行以歸之

龔復園詩序

錢肅潤

夫人之淵源必有所自然後其才其學皆卓然可見於世漢李固司徒邵之子也少好學四方慕其風及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爲李公矣魏荀顛爲太尉或之子高祖輔政見顛異之曰顛合君之子也有父風由此觀之人豈無自哉毗陵龔子彥吉余故人晉之子也年方總角攜至京師晉之道甚廣教甚嚴每與大人長者

游引之見諸凡綺紈公子狎邪少年輒禁勿與交其庭訓自制舉  
義以迄古文辭外暇則教之以詩彥吉雋才也且佐之學學文  
成學詩詩又成一日柏鄉魏先生見而奇之與談今古事無不知  
嘖嘖稱道曰晉之有子未幾侍父宦遊至南陽未幾父得疾卒於  
官彥吉以獨力扶槐歸間關千里實勞且瘁服闋復遊京師彥吉  
才益高學益深魏先生敬之愛之謂人曰此真晉之之子也迺設  
研席命賢嗣與之俱如是者有年彥吉之才之學於是益成矣辛  
亥歲余在京師彥吉過而問焉以余爲其父故交也執禮恭坐而  
語諾必謹爰出近日所爲詩集眎余余讀之口不能置嘆曰今世  
無此詩久矣今之詩豈無摘藻揚才翩翩擅勝者乎然以言夫格

之正調之高氣識之沈厚詞旨之清新彥吉而外不易觀也噫嘻  
是豈無自而然者與往者十五年前京師人材輻輳古寺偃松尙  
有如二痾癩人偏袒肩而鄰著地者時雲間田子髯淵置酒松間  
招四方之士賦詩論文晉之與余皆與焉余才拙未能卒成句晉  
之獨淋漓揮灑於青蔥蒼鬱之下抵掌嘯傲若不可以一世者曾  
不數年晉之遂物化至今日而余猶得與彥吉尋詩酒舊盟相與  
把臂談心不輟彥吉揮毫潑墨一如向者晉之之在松間與會豪  
放而詩律之妙抑又似之夫亦可見淵源之有自矣嗚呼李公得  
子堅以不亡荀令得景清以不亡彥吉起而張大晉之之業庶幾  
哉李公復生荀令可想乎茲者彥吉將南歸盡出其詩問序於余

余謂其詩則有識者其賞也何待余言而淵源之自惟余稔知之  
遂不辭而爲之序康熙辛亥初夏

百苦吟自序

國朝 嵇永仁

昔人有言蟲生蓼中胞胎悉苦余輩讀聖賢書學經濟事不能輝  
煌騰達自行胸臆依附得志者以行其道此亦無聊之極思矣迺  
復顛危窮迫逼處幽羈身體髮膚空乏凍餓心志筋骨勞苦熬煎  
豈天將有意大降之任耶抑人處憂患之地而後善心生耶茫茫  
彼蒼莫能窮詰硜硜一介無惡可爲意者我生不辰適逢其會歟  
然運數劫火仙佛唾餘悠悠庸妄無可奈何援此諉之於命而主  
持世道者不敢涉也公有詩曰誤國媿虛名余每讀此低回者久

之仁人君子之用心誠不因艱難險阻而輟  
何瘼悲憫之素志  
也春來筆墨久廢迴憶兩年親歷諸景啞然而笑漫然爲之遂成  
百首用炭屑圖於四壁蓼蟲自語其苦夫復何異同難二三子應  
聲而和真情實境不假思索吟者撚鬚未斷讀者觸心卽酸聊作  
患難圖繪可也三家村老撲棗打油尙且流傳閭巷士女謳歌矧  
余輩之羽翼忠孝砥礪名節者哉故於詩成而系之以引抱嶺山  
農識

續近思錄自序

鄭若羲

盈天地間皆理也故曰心曰性曰天先儒皆以卽理二字明之蓋  
合乎理爲道心爲盡性爲達天則人而聖賢矣悖乎理爲人心爲

拂性爲逆天則人而禽獸矣此毫釐千里之界辨之不可不早辨也斯理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而下至宋周程張朱及後薛胡陳高諸子一脈相承所謂前聖後聖若合符節者固異世而同揆也六經四書外宋儒著述浩繁朱子恐學者嘆其無涯摘周程張四子全書之要分十四卷爲一編曰近思錄高子復摘朱子文集語錄之要分十四卷爲一編曰朱子節要二書固足羽翼聖經表章絕學矣其首言道體者明乎理所從出也理所從出非學無以體之故次言爲學而學必由知入故致知要焉旣知其理不可不履其事欲履其事而靜存動察功不可間此存養與克己所爲交致其修也是故以之齊家則家以齊以之出處則出

處以當以之致治則治體以立治法以備以之行政則政事以舉以之教人則人知所從而教以成而尤恐其溺於欲而畔夫理也此警戒所由嚴歟繼之以辨異端辨此理之同異以正其趨終之以觀聖賢觀此理之會歸以作之則也由是思之則凡天地間民物象數附革損益經權常變人已內外鉅細精粗有一不出於理有一不本於心與性與天者乎至宋後諸子著述浩繁等於濂洛先君子維則先生日手一編風雨寒暑不輟固無不披覽亦恐學者嘆其無涯因請業於認菴華先生欲倣近思錄例續爲一編先生曰談何容易此非大有學問人用幾十年磨煉工夫者安能辨其毫釐千里之界以明前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乎談何容易先

君子乃謝不敏蓋有志而未逮也義承此志日久碌碌浮塵未能  
徧觀諸集有所折衷謹以先君子所謝不敏者妄爲編次焉謹摘  
薛胡陳高四子書爲前集而文成王先生及顧錢吳三先生與先  
君子所記華先生語錄手著損齋筆記摘其要爲後集蓋吳華兩  
先生親炙高子實有心契而先君子親炙華先生得領高子之教  
亦實有心契斯理之傳固不容泯沒也第朱子之意固欲學者於  
四子全書沈潛厭飫由博反約非可樂簡便以自足也特取其關  
大體切日用者爲從入之門耳高子之節要實本諸此嗚呼不有  
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不有高子朱子之道不著朱子依然一孔子  
高子依然一朱子朱子功不在孟子下高子功豈在朱子下哉今

學者文詞相尙實行無聞然必有知之者起焉則於六經四書近思節要而外取是編而讀之則諸先生所以上接千聖下啟後賢其若合符節之處毫釐千里之界間不容髮者燦然可觀更取諸子全書沈潛厭飫由博反約當必有進又胡可樂簡便以自足耶抑薛子有言曰非有過人之識而欲纂集羣言以折衷聖賢之旨多見其不知量也養生也晚不獲奉教東林君子有所折衷而妄彙編成帙謬承先志亦不知量甚矣讀是編者幸有以正之

楊文靖公年譜序

張夏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載道南來在當時爲雒閩要樞在後世爲東林開席眞千古大儒也學者學先生之道以上溯孔孟求之經

解語錄文集等書足矣苟欲詳考其學問次第師友淵源與夫出處大端朝野功業非讀年譜不可夏嘗閱先生年譜舊本覺詳略頗失宜有未愜於衷者順治己亥會講林下仰止遺風遂不揣卑陋參稽史籍僭爲補編上下二卷亦私備尙論云爾適楊氏昆仲見而稱善強出錢梓併請爲序無已試言讀譜之大指可乎蓋向來推尊先生者論其有傳道衛道之功而未詳也以是譜觀之自其出入莊列返求六經則知邪正之辨精矣自其折衷二程頤顏游謝則知異同之迹化矣且議者徒責先生不當赴蔡氏薦辟耳無論先生之出不盡由蔡氏卽曰蔡氏薦之乃其得見天子極言安石學術之禍蔡京傳會之辜力請奪爵罷亭上爲悚聽立見施

行諸如辨新經斥和議雪謗史事與蔡氏相反孰謂附權門者  
願若是竊以爲彷彿吾孔子用季孫墮三都同一見行可之仕故  
胡文定公嘗言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其持論至公則  
知先生非輕身苟去就者矣抑予尤心折先生者胡公嘗書薦于  
朝謂混迹同塵知之者鮮呂居仁作行狀謂如程伯子溫然和粹  
終身無疾言遽色疑於渾厚者流方新學盛行安石稱王配享予  
雋亦封伯從祀幾祧宣聖之席氣焰驅人黨羽徧地根深不拔勢  
重難返先生年幾八十臣精銷亡矣獨能言人所不敢言大破數  
十年錮習併正累朝來國是使非膽決智明養優力定不爲榮辱  
毀譽所動何以有此此固先生所以爲知道而非區區一節之士

所能窺涯涘萬一也嗟呼代降禮消孔廡爲甚世之君子卽有知其非者往往上迫于制書下膠于成議亦隱忍聽之而已矣安得如龜山之闢安石一旦起而盡撤之以正人心而一道術也哉

陳檢討集四六序

余國柱

駢儷之文權輿於魏晉盛於六朝汗漫於唐變於宋至明而袁楊君修薛君采皇甫子循之流具體而已求其一語之工覽者意消一字之豔令人色動殆未之有也蓋哀樂之思文章之大致也昌黎氏曰懽娛之言難工而哀怨之詞易好有明諸君子雍容閒暇含咀六經之華組織廟廊之采欲以莊詞雅調與徐庾爭衡不知子山留滯之年孝穆未歸之日感大樹之飄零歎彼塗之九折

愴動於肝脾跌宕形於簡翰而乃欲以大樂之和諧師涓之曲不  
其然乎殆於兩失矣近者行吟之士寄慨蕭蘭乘時之彥揆藻黼  
黻單詞吐葩片簡稱奇歎二陸之已遠遜四傑之不如而其年翰  
討遂爲一時獨絕原其標新領異頓挫毫銛走任沈於腕間笑邢  
溫爲愴父方其染翰命楮欣然意得真有恥居王後不愧盧前者  
焉蓋其年自大父少保公以伉直去位尊人定生身號黨魁名播  
北部坎壈恹惓失職以老而其年少負異才願久不得意於諸生  
盛年有寥落之感微詞託屈宋之遺於是屏絕眾體獨攻儷句好  
之旣專擬之倍切宜其軼儕輩而孤行奏么絃於絕調也及其名  
成譽起聲實懋著遭逢

聖主之知致身石渠之閣於是貴游帳飲餞贈箋詞或借聲價於  
士安或藉禱頌於張老不得其年片言不足爲重而其年亦擣藻  
大放焜煌馳驟巨山有才子之稱燕公推手筆之異操觚之家爭  
相豔羨乃不意其僅四年而死也是其年早不遇時而晚逢天酷  
原其終始有不撫遺文而悲悼者乎自其年以前文人不遇莫如  
徐先生文長然文長生不得官死而文幾不傳閱數十年而吾楚  
人袁吏部中郎始爲表章推述之以有聞於後今其年旣通籍詞  
垣從容侍從之列病革又以其文詞屬蔣子京少京少卽與尊人  
慎齋掌科梓而行之則其年生雖晚遇旣死而名益彰天之於其  
年殆姑厄之於始而未嘗不大厚之於終有非文長所敢望也其

年儷體之外詩有蘇長公王半山風詞尤精麗殆掩玉田花菴而  
上之且多至千八百篇古今無兩然則其年之才又豈僅偶比之  
文足以盡之也哉其年入爲近臣余方自夕扉副臺端相與伸僑  
札之分甚切其年集成而慎齋屬爲之序對長淮之絕澗痛金刀  
之掩鎡余固不能已於言者故不辭而序之如此時康熙二十  
二年孟冬月

嚴蓀友詩序

葉芳藹

昔予誦錫山倪瓚元鎮之詩蕭疏澹遠脫然塵壒之外私心慕其  
爲人然嘗怪元鎮負其逸才不爲世所知疑其感慨激烈怫鬱不  
平之槩勃勃不能自釋而其詩固無有也其後華學士子潛王僉

事仲山先後棄官壯年嘉遯及取兩人詩讀之唯怡情適志於湖  
山杯酒之內未嘗一語厭薄軒冕以自明其高然後知昔之人或  
遇或不遇其中皆有夷然自足者外物不得而撓之非如沽奇弔  
詭之士徒驚世而駭俗也竊意錫之風士清嘉山川美淑之氣結  
而不散故高人畸士代產於其間予之想慕而去見者庶幾訪求  
而遇之蓋藏之懷久矣而今乃得之菴友嚴君君爲貴公之孫其  
才智文采可騁力於仕進而二十餘卽棄諸生優遊環堵終年笑  
傲無動乎其中而亦無炫乎其外通國之人皆高其行而君初不  
不自知也故其集中之作意象之超越音奏之和平融融然渣滓  
泥垢與之俱化豈非夷然自足外物不得而撓之者歟嗟夫沽奇

弔詭之士入河蹈海長往而不顧其言以名利爲鞶鎖圭組爲瓦礫一篇之中再四致意唯恐人之不信予謂富貴貧賤唯其所遭而乃沾沾言之不已此其心之所存可知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失聲於破釜能捐萬乘之國而變色於豆羹若君者庶乎免矣推君之志可幾於道雖以元鎮方之猶疑其未能及也而予早墮世網嘗欲一念屏去自託於子潛仲山之徒而人事牽繫忽忽不能徒執筆而序君之詩何以爲情也乎

陳椒峰學文堂集序

黃與堅

陳子椒峰以其文屬爲序余諾之距今五年不及成癸丑刻既竣乃卒爲之拊而嘆曰椒峰之於文也至矣不觀之行遠乎世之行

遠者或數千里數百里若以巨舟行於江河乘風舉帆瞬息如駛其剽厲迅疾不可意計若貿然其無具涉於途止于頓重趼絛繭循習以至之究其所止皆止乎是而利鈍之相去不知幾何矣顧其至之速者倉猝聊且耳目所經見或無以盡之其不亟亟以求至者所過之處山川人物類能舉其形得其似蓋人之從事於學者亦必致其精而後其學爲有據如是也今椒峰負超軼之才早遇於世此固余之所謂乘風舉帆以致千里者也退而學焉於古今上下之故鉤貫穿穴去其紕繆解其糾纏務得其宏通要眇而始慊於志其於道也蓋將由狃以及精以自進于聖賢之域不獨依其途術陟其門庭而遂已也余昔者常以其道告之文友以爲

吾徒之爲文當一意求其是夫所謂是者非規規字句之末一無所差繆而以爲是也聖人之道統于經散見于諸史必其於經史之學析於毫釐別於芒末可否得失劃然于中而後以之窮極蟠際之大彙列之細紛然出于前而我之言皆有以合于道嘻如是而以爲文也不綦難乎非息心以要之殫精以取之凝神聚氣以融洽之其孰能至于斯時江南爲文者七家晉陵有三文友許士與椒峰也今文友已矣許士復早世獨椒峰春秋甫彊盛志專而力果卓然有跼蹐千古睨一世之意吁斯道其尙有賴矣乎余惟爲文之道質之千萬人千百世而始定無庸徇其一己之私而何俟於稱說余故于椒峰之文不敢漫而爲譽也祇以余夙昔之

所相期者斷斷而言之

任青際直木堂集序

黃與堅

陽羨任子青際才穎拔所爲詩古文雋異邁流俗先者寓京師嘗自負其能易視儔輩顧獨嚴重余余亦心折其才自以爲不及以此兩人日過從酒盡燭跋輒以所爲詩文相質賞復故故摘舉微類以爲笑樂其交好無間如此別去二十年青際所著益以夥刻其直木堂集成以屬序余讀之喟然有歎也夫天下之所謂才者類其強而致之始若菁華膏澤紛然襍起卒乃枵然以無餘故雖少而英發足以銜耀於世迨其後漸以摧挫至頽落非夫齒宿意新世乏其人而才之緼無以爲也不觀古之爲劍者乎其爲劍也

必流州之石葛天盧之金所具絕於眾而始畢其能故夫良工若  
區冶亦祇取其精英合爲之而後其成也光氣若星之行水之溢  
冰之釋雖至埋於土沈於水者千百年終乃騰奮不可以抑沒若  
所謂五金猶是庸庸者卽日淬以若耶之水拭以華陰之土礪以  
磁磻之石而質之鈍也自如蓋雖人工盡而其才不可以爲至也  
當青際年壯盛意氣連邁非詞章可羈繼迨遭坎壈如是之久而  
所爲詩文光采睒睒若新發於錮由此觀之其中有足恃者而世  
之遇不遇可以勿論已雖然人患無才耳審有之甯懼無知之者  
昔青際受知於史及超先生今其子葵尊復以其文受知於徐立  
齋先生先後聲籍籍致科目然則天地之精英而以具於人也豈

徒哉夫薛燭之論劍也許矣後世尙有深識如雷煥者物且然況人乎人負非常之姿往往以矜奇遇於世此理之必然而自古已來遇不遇其猶有難焉者余之所以與青際三歎息并書其說以歸之

陳其年篋衍集序

王士正

古人說詩不一家若劉勰鍾嶸殷璠嚴羽洎近代昌穀徐氏予皆有取焉若齊己詩格謝榛詩說則無取乎爾故諸經皆有故訓而善說詩者唯以意逆志自得於永言聲律之表此物此志也唐人選詩自英靈閒氣諸集猶存古意不必篇目之眾多也至鼓吹三體以來浸失之爾後得其旨者如楊升菴之明詩楊夢山之宏正

詩顧玄言之國雅譬諸清廟朱弦獨聞疏越其去淫哇嘈噴之音  
固有辨矣順治末南城陳伯璣嘗續國雅意存矜慎予讀而善之  
嘉其始而勸其終伯璣不能從也施愚山有藏山集葉初庵有獨  
賞集皆祕不示人意其於唐人之旨必有合者而惜予之未及見  
也陳其年太史撰篋衍集時官京師不旬日與予輒相見未嘗一  
語及此書歿將十年而其同里蔣子京少始得於倣篋而傳之先  
以質予予曰此古琴瑟疏越之道也後有賞音庶無聞古樂而思  
臥詩教其興歟康熙壬申長至雪夜

小學詳說序

張英

聖天子敦崇正學講藝明倫遠宗虞廷精一之傳大啟鄒魯詩書

之澤以至濂洛關閩諸書莫不盛行於時俾海內翕然從風所由  
士務實行而尙闇修尤以小學者爲大學之門徑未有舍卑近而  
卽至於高遠者內則少儀曲禮諸篇士君子立身之始而卽造道  
之基也人當成童之時機識未開習染未深束身於禮節日間正  
言日見正事有先入者爲之主而後世俗不能移所謂少成若天  
性習慣如自然以斯日進於德而不難此小學之爲功大而爲成  
就人子之要務也予侍從 內廷數十年仰見

聖人前古教胄子之義庭訓之始則必以內則少儀曲禮講習熟故  
被服章教者待人禮下謙沖而有禮恭敬而溫文粹質早成蓋有由也  
聖書更欲以此嘉嘉海內命童而習之於科歲試童子時制義一首

小學論一首膠庠之地必資此爲始進羔鴈家傳而戶頌豈不蒸  
蒸然盛哉其宗旨所在必縷析而條分之然後傳誦者知所向往  
江陰張子輩乃標明旨趣著爲詳說操觚家開卷了然如指諸掌  
俾朱子纂輯羣書之意如日月之行天可不謂考亭以下千載功  
臣乎近山陶子爲同學友相與參訂成書謂私諸家塾不若公諸  
天下梓而行之是亦導流德化之一助也近山尊人曩時司鐸吾  
鄉教思廣被而性極意淡有柴桑之風余時官京師雖未接其丰  
範而心儀者久之今讀是書知其家學淵源相承爲有素也因不  
辭固陋而樂爲之序

詩經廣大全序

韓 莒

漢初去聖未遠而諸經師各自爲家以傳之其弟子不爲苟同夫豈無所受而云然固亦有說矣然而數傳以後或存或亡吾甚惜夫亡者之不及見也未見存者之可喪也學者之於古書其愛之當如湯盤孔鼎其研而悅之也如嗜昌歆羊棗然後可以辨其眞贋而嘗其旨否故聖人之教在學博而說之詳也後鄭之於經也勤矣而其箋詩尤精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故不謂之注而謂之箋箋者表也識也然有不同卽下己意卽牴牾於毛者亦多矣而後之爲其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瓊劉軌思劉醜焯炫之屬孔氏正義則據焯炫以爲本者也其於毛鄭之不同者則兩申之而其間所引如孫毓王基王肅諸儒之說或述毛或申鄭駁難紛如亦

不偏廢也蓋收之毋甯博以俟夫學者之慎取之而已朱子於詩亦說之詳而反約者也集傳者集眾說之長斷以己意以授諸其門人遞相發明明初因輯之爲大全而說詩乃歸於一矣然自朱子之說出習讀毛鄭者蓋鮮而自科舉之學興朱子之說散見於大全者或亦有憚其繁而不復省記者於先賢詳審持擇之苦心亦晦矣甚矣其陋也梁溪王金孺陳衣聖志士也通經好古有詩經廣大全一書以集傳爲主而存毛鄭之足存者又間及周禮儀禮注疏及他名物諸書以資博覽其言曰大全一書采羣經而或割裂片語未備本末引諸家論說而或未有折衷夫是以廣之也噫二君之於詩也亦勤矣其於古人亦善通彼我之懷者歟往願

先生亭林嘗語余自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矣大全者當時奉詔  
趣成之書也殊多闕略且勸余凡宋元說經諸書毋論當與否宜  
悉儲之余竊韙其言今二君何乃不謀而志與之合也夫廣之一  
言近世窮經者之藥石也由詩以及餘經余於二君有厚望焉康  
熙壬戌八月

心性吟序

彭定求

先儒呂與叔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排獨立孔門  
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齊蓋言詞章之弊紛挐於循聲摘句東塗  
西抹之間其異於玩物喪志者幾希學者苟洗心滌腸與古先聖  
賢精神默注則天人理氣之故修齊格致之幾方將反躬存省之

不暇而又何事見於言乎然嘗見紫陽夫子性理吟一編探源晰  
奧協律成章皆由於天理爛熟依然春風舞雩三三兩兩之致使  
人循環諷詠足以振起浮惰怡悅神明比諸盤盂刀劔箴銘深切  
固不當以詩觀也徐君爾瀚江上宿儒也率其嗣來遊太學予得  
挹其言談意氣深以黜浮華敦誠敬相尙繼出一編示予自行旅  
贈答而外大都發明性學之言其於古先聖賢入道階梯疊疊篤  
嗜遂能抉其綱疏其目何其有似於紫陽夫子之遺意也則亦不  
應爲呂氏之所砭也